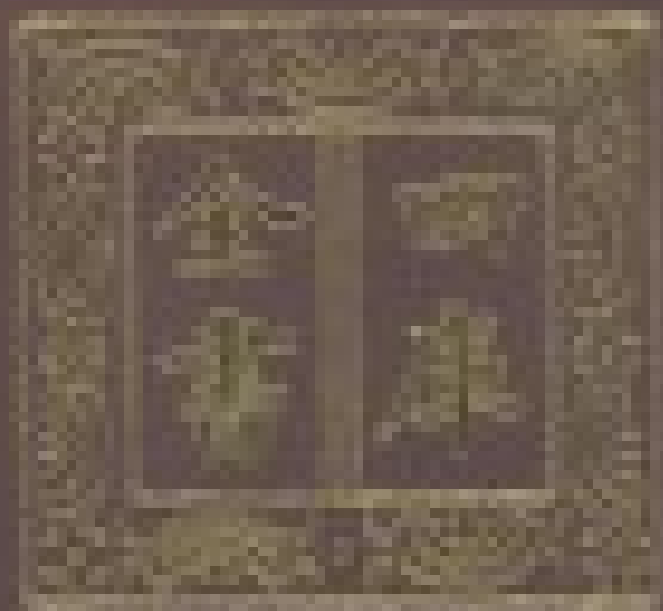






第二五〇册。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前
附考

漢

書
證
(二)

漢班固撰
唐顏師古注
清齊召南等撰

.....
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前漢書卷三十一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曹錫璜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三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陳勝項籍列傳第一

服虔曰傳次其時之先後耳不以賢智功之大也師古曰雖次時之先後亦以事類相從如

江充息夫躬與蒯通同傳曹山與路溫舒同傳嚴助與贛捐之同傳之類是也

陳勝字涉陽城人師古曰地種志屬汝南郡吳廣字叔陽夏人也古師

欽定四庫全書

曰地理志屬淮陽夏音工雅反勝少時嘗與人傭耕師古曰傭耕謂受其

雇直而為之耕言費功傭也輟耕之壘上師古曰輟止也之往也悵

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問彼此皆不相忘也傭者

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

知鴻鵠之志哉師古曰鴻大鳥也水居鵠黃鵠也一舉千里鵠音胡督反泰二世元

年秋七月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師古曰閭里門也發

解具在勝廣皆為屯長師古曰人所聚曰行至蕘大澤

食貨志勝廣皆為屯長屯為具長帥也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失期法斬師古曰度謂量計之音大

各勝廣乃謀曰今日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
反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者乃

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不得立上使外將兵師古曰

角反下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

死如淳曰扶蘇自殺故人不知其死或以為不知何生

我聞二世已殺扶蘇矣而百姓皆未項燕為楚將數有

功師古曰燕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在今誠以吾眾

為天下倡唱謂首號令也宜多應者廣以為然迺行卜

欽定四庫全書

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

李奇曰卜者誠曰所卜事雖成當死為鬼惡指斥言而

勝失其指反依鬼神起怪也蘇林曰狐鳴祠中即是也

如淳曰以鬼道惑眾乎但用人事也師古曰李如之說

皆非也卜者事成有功然須假托鬼神乃可興起耳

故勝廣曉其此意則為勝廣喜念鬼曰此敎我先威眾

魚書狐鳴以威眾耳

耳迺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師古曰罾魚

網也形如仰

說非也此言密於廣所次舍處旁側叢祠中為之非戊
人所止也叢謂草木岑蔚者也祠神祠也構謂結起也

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師古曰

目視之○劉宋世曰按此諸說異但主勝廣素愛人士

卒多為用將尉醉師古曰將尉者其官本尉廣故數言

欲亡忿尉令辱之以激怒其眾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

奪而殺尉師古曰捉拔也尉劍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

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新藉第令毋斬服虔曰

也第使也應劭曰藉吏士名籍也第次也言今失期當

新就使藉第幸得不斬戊死者固十六七也蘇林曰藉

假第且也晉灼曰郡縣食具傳第言之外威傳第一見我

蘇說是也師古曰服虔說第義皆非也晉氏意頗近之

而猶未得漢書諸言第者甚眾第但語有緩急耳言

但令無斬也今俗人語稱但者急言之則音如第矣第

食其外服傳所云第者而戌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

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侯王將相寧有種乎師古曰言

求之而得

斬以東李奇曰甸畧也師古曰音似峻反攻鉅鄴苦柘譙皆下之師古曰五

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師古曰守行收兵比至陳音必蘇反兵車六七

守乎疑衍音字又守者非正官權守者耳獨守丞與

戰譙門中守者一曰譙門義關師古曰守丞謂郡丞之居

為局樓以望者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燕

亦呼為巢所謂巢車者亦於兵車之上為樓以望敵也

此巢聲相近本一物也今流俗書本譙下有城字非也

燕陳與燕隔門不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召三老

去燕路者也前漢書卷三十欽定四庫全書

豪桀會計事師古曰號今召呼之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師古曰堅

也銳利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功宜為王勝乃

立為王號張楚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張晏曰先是

是也於是諸郡縣苦秦吏暴皆殺其長吏將以應勝迺

以廣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

餘徇趙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

聚者不可勝數師古曰聚音材喻反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

師古曰東城縣名後聞勝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勝

殺嬰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師古曰即梁地非河東之魏也廣圍滎陽

李由為三川守蒙陽廣不能下勝徵國之豪桀與計

師古曰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鄭氏曰房君官

徵召也音灼曰張耳傳言相國房君是也師古曰房君者封邑之名非官號也周文陳賢人也嘗

為項燕軍視日文穎曰周文即周章也服虔曰視日旁

古曰視日事春申君應劭曰楚相黃歇自言習兵勝與之將軍

如說是也水名在新豐東音計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

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十萬至戲軍焉師古曰戲

宜反解具在高紀前漢書卷三十欽定四庫全書

子服虔曰家人之產奴也師古曰悉發以擊楚軍大敗

之周文走出關止屯曹陽晉灼曰亭名也在弘農東十

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縣西南峴頭山而北師古曰

流入河今謂之好陽湖在陝縣西四十五里二月餘章

邯追敗之復走黿池師古曰黿音涵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

文自剄軍遂不戰武臣至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

將軍張耳召騷為左右丞相師古曰召勝怒捕擊武臣

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

生一秦師古曰言為警敵與秦無異不如因立之

勝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

師古曰徙居宮中示

優禮也拘而不而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趣趙兵亟入

遺故謂之餐關師古曰趣讀曰促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

亟急也音居力反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

師古曰勿令兵西出

也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

勝秦不敢制趙若不勝秦必重趙

師古曰重謂尊重也趙承秦楚

之敝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

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

張晏曰卒史曹史也

燕地貴人豪桀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
卷三十一

六

謂韓廣曰楚趙皆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

軍立為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

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強不敢害趙王將相

之家今趙獨安敢害將軍家乎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

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屬歸之是時諸將徇地者

不可勝數周市北至狄

師古曰縣名也後漢安帝時改名臨濟

狄人田儼

殺狄令自立為齊王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立魏

後故甯陵君咎為魏王

應劭曰魏諸公子名咎欲立六國後以樹黨也

咎在勝

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立周市為王市不肯使者五

反

師古曰反謂回還也

勝乃立甯陵君為魏王遣之國周市為相

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

服虔曰周章即周文

秦兵且

至我守滎陽城不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足

以守滎陽

師古曰遺留也

悉精兵迎秦軍

師古曰悉盡也

今假王驕不

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陳王令以

誅吳廣

師古曰矯詐也託言受令也

獻其首於勝勝使賜田臧楚令

尹卬使為上將田臧迺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
卷三十一

七

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擊李

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

師古曰說

讀曰悅郟東海縣也音談章邯別將擊破之

○劉攽曰按是時章邯方至滎陽何暇遣將邯

下乃有郟下軍耳鄧說走陳銍人五逢將兵居許章邯

擊破之五逢亦走陳勝誅鄧說勝初立時凌人秦嘉銍

人董緡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

起

張晏曰凌泗水縣也鉅野縣也取慮徐臨淮縣也師古曰鉅音先列反取音趙又音秋慮音廬將

兵圍東海守於郟勝聞迺使武平君畔為將軍

張晏曰畔名也

監鄴下軍秦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人師古曰不欲統屬於人告

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

平君畔章邯已破五逢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擊

陳西張賀軍勝出臨戰軍破張賀死臘月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臣瓚曰建丑之月也師古曰史記云胡亥二年十月

月誅黨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陳涉死瓚說是也勝

之汝陰遷至下城父師古曰下城父地名在城父縣東父音甫其御莊賈殺

勝以降秦焚碭諡曰隱王勝故涓人將軍呂臣為蒼頭

軍應劭曰涓人如謂者將軍姓呂名臣也時軍皆著青巾故曰蒼頭服虔曰蒼頭謂士卒青帛巾若赤眉之

欽定四庫全書前漢書卷三十一

號以相別也師古曰涓潔也起新陽師古曰縣名也屬汝南郡攻陳

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初勝令鉅人宋留將兵定南

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勝死南陽復為秦師古曰為音于偽反

宋留不能入武關迺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

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師古曰徇行示也以示衆為戎徇音辭峻反秦

嘉等聞勝軍敗迺立景駒為楚王引兵之方與師古曰之往也

方與縣名也方音房與音豫欲擊秦軍濟陰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

與并力俱進齊王曰陳王戰敗未知其死生楚安得不

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

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師古曰首事謂最先起兵田儵殺公孫

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儵兵復聚如淳曰儵儵散卒復相聚儵也

師古曰儵音工亮反與番盜英布相遇師古曰番即番陽縣也於番為盜故曰番盜番音蒲何

反其儵番字改作鄆攻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文穎曰地

名復以陳為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為楚王陳勝王凡

六月初為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乃之陳叩官門

曰吾欲見涉官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師古曰辯數謂自分別其

欽定四庫全書前漢書卷三十一

姓名也并履道與涉故舊之事不肯為通勝出遮道而

呼涉師古曰呼謂也數音山羽反不肯為通勝出遮道而

客曰夥涉之為王沈沈者應劭曰夥音禍沈沈宮室楚深遠之貌也沈音長舍反

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

愈益發舒言勝故情或言客愚無知專妄言輕威勝斬

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勝者以朱防為中正胡

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

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不下吏輒自治師古曰不以付吏而

防武自勝信用之諸將以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勝

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高祖時為勝置守

冢於碭至今血食王莽敗廼絕師古曰至今血食者司馬遷作史記本語也莽

敗廼絕者班固之詞也於文為衍蓋失不刪耳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常昭曰臨淮縣初起年二十四其季父梁

梁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師古曰即今項城縣

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梁怒之

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
卷三十一

十

於是梁奇其意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

竟梁嘗有櫟陽逮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吏司馬

欣以故事皆已應劭曰項梁曾坐事傳繫櫟陽獄從斬獄掾曹咎取書與司馬欣抵相歸抵也

已止梁嘗殺人與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

下師古曰言皆不及也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常主辦陰以兵法部

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秦始皇帝東遊會稽渡浙江應劭

曰浙音折晉灼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

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師古曰凡言族者謂族誅之梁以此奇籍

籍長八尺二寸力扛鼎師古曰扛舉也音江才氣過人吳中子弟

皆憚籍秦二世元年陳勝起九月會稽假守通張晏曰假守兼

守也晉灼曰楚漢春秋云姓殷素賢梁乃召與計事梁曰方今江西皆

反秦此亦天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守歎曰

聞夫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亡在

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戒籍持劍居外待梁

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令召桓楚籍入梁胸籍曰

可矣師古曰胸動目也音骨動目而使之也今書本有作眇字者流俗所改耳籍遂拔劍擊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
卷三十一

十一

斬守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十百

人師古曰數十百人者八九十乃至百也他皆類此府中皆讐伏莫敢復起師古

曰讐失氣也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諭以所為師古曰諭曉告

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師古曰四面諸縣之下也郡所都故謂之下也

精兵八千人部署豪桀為校尉候司馬師古曰分部而署置之有

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

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梁為會稽將籍為裨將師古曰裨助也

相副助也裨音頻徇下縣秦二年廣陵人召平為陳勝

徇廣陵

師古曰召讀曰邵

未下聞陳勝敗走秦將章邯且至迺

渡江矯陳王令拜梁為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

西擊秦梁迺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

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也

蘇林曰曹史注晉灼曰漢儀注

令史曰今史丞史曰丞居縣素信為長者

師古曰素立史師古曰晉說是也恩信號為長

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

師古曰適主也音迺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者得

二萬人欲立嬰為王異軍蒼頭特起

應劭曰言與眾異也嬰母謂

欽定四庫全書

嬰曰吾為迺家婦聞先故未曾貴

師古曰迺汝也○宋祁曰別本作自我為

迺家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

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迺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

項氏世世將家有功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

亡秦必矣

師古曰言以不材之人為將不可求勝也○我倚名族

劉敞曰言欲舉大事為將者非此人不可耳

其眾從之迺以其兵屬梁梁渡

淮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

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

記項羽紀言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自此更有蒲將軍也師古曰此二人也服說失之若是一人不當先言

姓名後乃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

楚王軍彭城東欲以距梁梁謂軍吏曰陳王首事戰不

利未聞所在今秦嘉背陳王立景駒大逆亡道迺引兵

擊秦嘉軍敗走迨至胡陵嘉還戰

師古曰復來戰一日嘉死軍

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而西章

邯至栗

師古曰栗縣名地理志屬沛郡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

餘樊君死朱雞石敗亡走胡陵梁迺引兵入薛誅朱雞

石梁前使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阮之

師古曰阮之於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

沛公亦從沛往居鄆人范增

晉灼曰鄆音勦絕之勦師古曰居鄆縣名也地理志屬廬江郡鄆音巢字亦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

勝敗固當

師古曰言其計畫非是宜應敗也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

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

亡秦必楚

服虔曰南公南方之老人也蘇林曰但今有三戶在其怨深足以亡秦今陳勝

首事不立楚後其執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皆

爭附君者

師古曰蠶古繇字也蠶起如蠶而起言其眾也一說蠶與鋒同言鋒銳而起者以君

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陳嬰為

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師古曰盱音許反台音怡梁自號

武信君引兵攻亢父師古曰亢音抗父音甫初章邯既殺齊王田

儋於臨菑師古曰高紀及儋傳並言於臨濟此獨言臨菑疑此誤也田假復自立為

齊王儋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兵救東阿大

破秦軍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王假假亡走楚相田角

亡走趙角弟閒故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儋子市為齊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

十四

王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俱西師古曰趣讀梁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迺發兵梁曰田

假與國之王張晏曰與實與也○宋祁曰田假與國之王又在田儋傳作陳王語窮來歸

我不忍殺趙亦不殺角閒以市於齊張晏曰若市買相貿易以利也梁救

榮雖猶不用命梁念殺假等榮未必多出兵不如待以禮又可以貿易他利以除已害遂背德可輔假以伐齊

故曰市市貿易也晉灼曰欲令楚殺田假以為己利而楚保全不殺以買其計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市者以角

閒市販齊兵也直言趙齊遂不肯發兵助楚梁使羽與

沛公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

沛公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畧地至雍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梁起東阿叱至定陶再破

秦軍師古曰叱音必寐反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

曰戰勝而將驕卒情者敗今少情矣秦兵日益臣為君

畏之梁不聽迺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張晏曰名顯封於高陵晉灼曰高陵是琅邪縣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

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

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師古曰銜枚解在高紀梁死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

十五

沛公與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下沛公羽相與謀曰今梁軍敗士卒恐乃與呂臣俱引兵而東呂臣軍

彭城東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梁軍則以為

楚地兵不足憂迺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此之時趙歇

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走入鉅鹿城師古曰趙歇張耳共入鉅鹿也

秦將王離涉閒圍鉅鹿張晏曰秦二將也王離王翦孫涉姓閒名也章邯軍

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師古曰章邯為甬道而運粟以饋王離涉閒之軍陳餘

將卒數萬人軍鉅鹿北所謂河北軍也宋義所遇齊使

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

敗軍未戰先見敗徵師古曰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

計事而說之師古曰說因以為上將軍羽為魯公為次

將范增為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師古曰冠軍

之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師古曰今相秦三年羽謂宋

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

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蟊張

曰搏音博蘇林曰蝱喻秦蝱喻章邯等言小大不同蝱

欲滅秦當寬邯等也如淳曰猶言本欲以大力伐秦而

不可以救趙也師古曰搏擊也言以手擊牛之背可以

殺其上蝱而不能破蝱喻今將兵力欲滅秦不可盡力

與章邯即戰或未能禽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

敵師古曰罷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師古

行謂擊鼓而故不如先關秦趙大擊輕銳我不如公坐

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狼如羊貪如

名飲酒高會師古曰高天寒大雨士卒凍飢羽曰將勦

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卒食半菽孟康曰半

也臣瓚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軍無見糧師古曰無

過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師古曰糧

其敵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孰必舉趙趙舉秦強

何敵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屬將軍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卹士卒而徇私

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義頭

師古曰即就也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王陰令籍誅

之諸將師古曰誓服師古曰誓失氣莫敢枝梧如淳曰梧音吾

臣瓚曰小柱為枝師古曰梧音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

軍誅亂迺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師古曰未得懷王

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

使立羽為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

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

利陳餘復請兵羽迺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湛船師古曰

沈謂沈沒其破金甌燒廬舍持三日糧視士卒必死無

還心師古曰示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

道大破之殺蘇角

文頤曰

虜王離涉聞不降自燒殺當

是時楚兵冠諸侯

師古曰言

最為上也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

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

當十呼聲動天地

師古曰呼

音火故反諸侯軍人人惴恐於是楚

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

張晏曰

軍行以車為陳轅相向為門故曰轅門

師古曰周禮掌舍王

轅行而前

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為

諸侯上師古曰繇

諸侯上將軍

章邯軍棘原晉灼曰地名羽軍漳南相持

諸侯皆屬焉

在鉅鹿南

羽軍漳南相持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

卷三十一

未戰秦軍數卻

師古曰卻退

二世使人讓章邯師古曰

也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

師古曰

凡

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

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為者

師古曰言不可

復為軍旅之事

相國趙高顯國主斷

師古曰顯

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

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

為秦將南并鄢郢北阮馬服

服虔曰馬服趙括也父奢

為趙將有功賜號馬服馬

服猶服馬也故世稱之師古曰鄢郢城畧地不可勝計

而卒賜死師古曰

卒終也

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

千里服虔曰金城縣所治也

蘇林曰在上郡師

竟斬陽

周孟康曰縣名也

屬上郡晉

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

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萬數而諸

侯並起茲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

師古曰

今事急亦恐

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

師古曰

使人更代

以脫其禍師古曰

脫免也

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亦誅亡功

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惡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

外為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

與諸侯為從

文頤曰

關東為從關西為橫孟康曰南北

敵秦二說皆是也

從兵謂迴兵

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

質妻子為戮乎

師古曰質謂錮也

古者新人加章邯狐

疑陰使候始成使羽欲約

鄭氏曰候軍候

也始姓成名也約未成羽使

蒲將軍引兵渡三戶

服虔曰

潯水津也孟康曰

戰再破之羽悉引兵擊秦軍汧水上

師古曰汧水在

大

破之耶使使見羽欲約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

軍吏皆曰善羽乃與盟洹水南殷虛上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虛故

殷都也師古曰洹水出林慮縣東北至長已盟章邯見

羽涕涕為言趙高羽迺立章邯為雍王置軍中使長史

欣為上將將秦軍行前師古曰行前謂居前而行漢元年羽將諸侯

兵三十餘萬行畧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師古曰今報州新安城是

異時諸侯吏卒徭役屯戍過秦中師古曰異時猶言先時也秦中關中秦地

也秦中遇之多亡狀師古曰無善形狀也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

欽定四庫全書前漢書卷三十一

卒乘勝奴虜使之輕重折辱秦吏卒○宋祁曰一吏卒本無重字

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

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諸

將微聞其計以告羽羽迺召英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

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之獨與章邯

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夜擊阬秦軍二十餘萬人至

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聞沛公已破咸陽羽大怒使當

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聞沛公欲王關中獨有

秦府庫珍寶亞父范增亦大怒勸羽擊沛公饗士旦日

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

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師古曰自解猶今言分誠明日沛

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霸上以

待大王閉關以備他盜不敢背德羽意既解范增欲害

沛公賴張良樊噲得免語在萬紀後數日羽迺屠咸陽

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畧婦

女而東秦民失望師古曰沛公入關儼節自處約法三章反秦之政而項羽屠殺焚燒恣其

欽定四庫全書前漢書卷三十一

殘酷故關中之人失所望也○宋於是韓生說羽曰關

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伯師古曰伯讀曰霸羽見

秦皆已燒殘○宋祁曰新本秦字下有宮室字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

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師古曰言無人見之不榮顯韓生

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宋祁曰史記作衣繡張晏曰沐猴猶猴也師古

類人也果然羽聞之斬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

者王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

迺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張晏曰積功曰伐

何以得顯主約天下初發難

服虔曰兵初起時也

假立諸侯後以

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

者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懷王亡功固當分其地王之

諸將皆曰善羽迺陽尊懷王為義帝曰古之王者地方

千里必居上游

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派師古曰游即流也

徙之長沙都

柳

師古曰柳音丑林反

迺分天下以王諸侯羽與范增疑沛公業

已講解

蘇林曰講和也

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

險秦之遷民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閩中地故立沛公為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三十一

主

漢王王巴蜀漢中而參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

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長史司馬欣故櫟陽獄

吏嘗有德於梁都尉董翳本勸章邯降故立欣為塞王

王咸陽以東至河立霸為翟王王上郡徙魏王豹為西

魏王王河東瑕丘公申陽者

孟康曰瑕丘縣之老人也姓申名陽

張耳壁

臣也

師古曰壁謂愛幸也

先下河南迎楚河上立陽為河南王趙

將司馬印定河內數有功立印為殷王王河內徙趙王

歇王代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立為常山王王趙地

當陽君英布為楚將常冠軍立布為九江王番君吳芮

柱國共敖

師古曰番音蒲何反

帥百粵佐諸侯從入關立芮為衡山王義帝

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為臨江王

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

師古曰荼音塗

從楚救趙因

從入關立荼為燕王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

從共救趙

宋祁曰一作兵

入關立都為齊王故秦所滅齊王

建孫田安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羽立

安為濟北王田榮者背梁不肯助楚擊秦以故不得封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三十一

主

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

在南皮故因環封之三縣

孟康曰饒南皮三縣以封之師古曰環音官

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

師古曰鋗音火陽反

羽自立為西楚

伯王

師古曰伯音曰霸

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田

榮聞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不肯遣

市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都都走楚市畏羽迺亡之膠

東就國榮怒追殺之即墨自立為齊王予彭越將軍印

令反梁地越迺擊殺濟北王田安田榮遂并王三齊之

地時漢王還定三秦羽聞漢并關中且東

師古曰言方欲出關而擊

楚齊梁畔之大怒廼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

蕭公角等擊彭越越敗蕭公角等時張良徇韓遺項王

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

師古曰如本要約也

又以齊梁反書遺羽羽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

九江王布布稱疾不行使將將數千人往二年羽陰使

九江王布殺義帝

○宋祁曰史記云令衡山臨江擊殺之江中

陳餘使張同

夏說說齊王榮

師古曰夏說清曰悅下說秦王說音式尚反

曰項王為天下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三十一

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酈地

酈地也

而王羣臣諸將善

地遂其故主趙王廼北居代餘以為不可

師古曰於義不當然聞

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

師古曰凡不義之事皆不能順

願大王資餘兵

師古曰資給也

使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敵

師古曰猶為齊之藩

所

齊王許之因遣兵往陳餘悉三縣兵

師古曰悉盡也

與齊併

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反之

趙趙王因立餘為代王羽至陽城田榮亦將兵會戰榮

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燒夷齊城郭宮室

師古曰夷平也皆阬降卒係虜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所過殘

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

反城陽羽因留連戰未能下漢王劫五諸侯兵

服虔曰時有十八諸侯漢時又先已得塞翟矣服說非也

五十六萬人東伐楚羽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

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漢王皆已破彭城收其貨賂

美人日置酒高會羽廼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

中大破漢軍

張晏曰一日之中或曰早擊之至日中大破師古曰或說是也

漢軍皆走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三十一

迫之穀泗水

臣瓚曰二水皆在沛郡彭城

漢軍皆南走山

楚又追擊至靈辟東睢水上

師古曰睢音雖

漢軍卻為楚所擠

水為不流

師古曰言殺人音子詣反又音子奚反

漢王乃與數十騎遁去語在

高紀太公呂后間求漢王

師古曰間行而求之

反遇楚軍楚軍與

歸羽常置軍中漢王稍收散卒蕭何亦發關中卒悉詣

滎陽戰京索間

師古曰京山各反

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

西漢軍滎陽築甬道取敖倉食三年羽數擊絕漢甬道